



六朝韵事著西泠

西子湖上，有许多美丽的桥，如飘逸似带，轻轻系于西子细腰之上的苏堤六桥；势若长虹，横卧碧波的白堤断桥和锦带桥；曲折有致，一步一景的小瀛洲上的九曲桥……它们装点湖山，使西湖频添了许多妩媚。然而其中最惹诗人们缱绻的，还是那座掩映在柳荫深处的西泠桥。

西泠桥，古名西陵、西林和西村，是栖霞岭麓连接孤山风景区的唯一通道。在古代此桥未建之时，这里原是一处渡口，人们前往孤山游赏，都要在这里摆渡，故在古人诗画中，有“西村唤渡处”、“船向西泠佳处寻”等语。

孤山遶北六桥东，湖到西泠里外通。
一树桃花墙不隔，停舟闲傍酒旗风。

明湖里外一桥通，风景由来各不同。
游舫西村春色静，幽林北苑画图工。

古来多少诗人咏诗赞美这西泠桥的如画景色！难怪南宋诗画家赵孟坚游湖至此，要惊叹这里是古代名画家董北苑的得意之笔了。

南宋在杭州建都后，西泠桥是都人游湖的汇集之所。那时，每灯节过后，都人就争先出城，泛舟湖上，谓之“探春”。一时水面上的龙舟画舫，栉比鳞次；欢歌箫鼓，声闻远近。游湖路线，大率先外湖后里湖，至午，外湖游船则尽集西泠桥畔，而后依次徐徐过桥进入里湖。“看画船尽入西泠，闲却半湖春色”，从弁阳老人周密留下的词句里，我们仿佛还能看到当年西泠桥畔的繁盛景象。

西泠桥在历史上虽然以其优美的景色而备受人们赞赏，然而它更因苏小小的故事而称誉天下。历代诗人吟哦苏小小的名诗佳句中，都把苏小小故事和西泠桥紧紧联系在一起。如唐朝白居易：“若解多情寻小小，绿杨深处是苏家”；张祜：“夜月人何待，春风鸟为吟。不知谁共穴？徒愿结同心”；宋朝徐铉：“凭郎暂驻青骢马，此是钱塘小小家”；元朝杨维禎：“苏小门前花满株”；清朝王纬：“苏家弱柳犹含媚”等。从而更使人们对这座诗情画意的西泠桥，别有一种缱绻之情。

苏小小，相传是南齐时（公元479—502年）的钱塘（即杭州）人，生得聪敏美丽，是一个能歌善舞、很有才气的女子。但是，她的身世却很不幸，幼年父母俱丧，从小就寄住在西泠桥畔的姨母家里，后来竟沦为歌妓。她并不随波逐流，甘自堕落，而是很知自爱，对爱情亦颇忠贞。有次她乘车出游，在白堤上碰到骑马缓缓而来的青年阮郁，两人邂逅相遇，一见倾心。为了表达心中的爱情，苏小小就随口吟了一首诗：

妾乘油壁车，郎跨青骢马。
何处结同心？西陵松柏下。

后来，这对相互倾慕的年轻情侣，终于如愿以偿，成了眷属。

然而好景不常，正当苏小小和阮郁过着婚后幸福生活的时候，不料阮郁被在京做官的父亲派人催归。阮郁逼于父命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匆匆话别，怏怏而归。谁知阮郁此去，竟为其父所阻，从此再也不能返杭与苏小小团聚，一对恩爱夫妻被拆散了。此时，对爱情忠贞不二的苏小小，一方面因苦苦思念阮郁，另一方面也因一个弱女子无力抗拒当时社会上的恶势力，就恹恹成病，郁郁而亡。苏小小死后，有个在落魄时曾受苏小小资助而得中功名的鲍仁，深感其德，就把她葬在西泠桥畔，墓碑上写着“钱塘苏小小之墓”七个大字，并在墓上造了一座“慕才亭”。

“千载芳名留古迹，六朝韵事著西泠。”现在，西泠桥畔的苏小小墓和墓上的那座慕才亭，虽然已经不存了，但苏小小口吟的那首脍炙人口的诗，却在古乐府里流传了下来，而关于苏小小和阮郁的爱情故事，也一直成为千古佳话。

在西泠桥畔如茵的草坪上，与苏小小墓为邻的，原来还有宋义士武松，清末革命家秋瑾、陶成章、杨哲商、沈由智等人的坟墓。

关于武松墓，过去一般人都以为这是《水浒传》里打虎英雄武松的墓，其实，这里埋葬着的是另一个武松。

根据小说和笔记等记载，梁山英雄自从受招安以后，有的被害，有的阵亡，特别是宋江死后，更逐渐星散零落。侥幸生存者，有的重新上山聚义，有的则隐居林泉，传说武松和鲁智深就在杭州六和塔中住了下来。后来，鲁智深在六和塔圆寂，武松亦相继终老于此，死后葬在江干。清陆次云的《湖堞

杂记·六和塔》条中说：“进泖浦下有铁岭关，传是宋江藏兵处，有石门，进此者，每为伏弩所射。又国初（即清初），江泖（即今江干）人掘地得石碣，题曰‘武松之墓’”。另在朱梅叔的《埋忧集》里亦有类似记载，也说打虎武松的坟墓是在江干六和塔地方。

那么，西泠桥畔的武松又是谁呢？据民间传说，这个武松是南宋时杭州的一个义士，专门在涌金门耍枪弄棒，卖艺为生。后来杭州来了一个贪官，百般鱼肉人民，武松忍无可忍，就守候在贪官来往的路上，等待机会下手。一天，那贪官坐着轿子前呼后拥，一路喝道而来，武松突然从路旁跃出，将贪官从轿中拖下，一顿拳脚，打死了。武松也因此被捕下狱而死。这个武松被害后，杭州人民因其为地方上除去一害，就群集街头，自动捐资赎出尸首，葬在他生前卖艺的涌金门一带。下葬时，还特在棺头刻上“武松之柩”四个凸出的贴金宋体字。此后一直到清光绪年间，有个叫崧景（满人）的浙江巡抚，他在修建杭州城墙时，在涌金门地方挖出了这口棺材，因棺头上的金字尚未剥落，便误以为这是《水浒传》里的打虎英雄，于是就把它迁葬到西泠桥畔，还特意在墓前立了一块“武松之墓”的石碑。后人也就以讹传讹，都误以为这是梁山打虎英雄武松的墓了。

这个传说基本上是可信的，因为宋元以后的文人墨客在题咏西湖的诗词和文章中，都没有提到过武松墓。只是到了清朝末叶，才有人在笔记小说和诗词中，提到了这个武松墓，而这些记述，又都同民间所传说的基本吻合。

武松墓后面，是清末女革命家秋瑾埋骨的地方。

秋瑾，字璿卿，号竞雄，别署鉴湖女侠，浙江绍兴人。她

所处的时代，正是我国灾难深重的最黑暗年代。当时，国内的一些有志之士为了振兴中华，纷纷投身革命。就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刻，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秋瑾，也奋然冲破封建家庭的羁绊，东渡日本，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。

秋瑾在日本留学时，就由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。而后又由黄兴介绍，会见孙中山先生，加入了同盟会，并任同盟会浙江分会会长。回国后，在上海创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妇女刊物——《中国女报》，积极宣传革命道理，开拓女权运动。一九〇七年新春，回故乡绍兴主持大通学堂，利用为清政府训导各县地方治安骨干的合法名义，秘密发展和训练革命武装力量，准备武装起义。不料此时在安庆的徐锡麟因举事不密，被捕牺牲。秋瑾也因此受到株连，在这年七月十三日不幸被捕。当绍兴知府贵福对她酷刑逼供时，秋瑾横眉怒对，挥笔写了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七个大字，终于在同月十五日（阴历六月六日）凌晨二时，在绍兴的轩亭口慷慨就义，死时年仅三十一岁。

秋瑾被害后，其遗体初由慈善机关草草收殓埋葬。二十多天后，才由其兄秋誉章偷偷移厝于绍兴严家潭殡舍。到一九〇八年，又由其好友徐自华、吴芝瑛以及《中国女报》编辑陈去病（佩忍）等，根据秋瑾生前说过的“如果不幸牺牲，愿埋骨西泠”的意愿，自绍兴移葬于西泠桥畔。移葬时，两浙革命志士均来送葬。为了纪念秋瑾，徐、吴等人还在秋瑾墓后的凤林寺开会创立秋社，后因清廷通缉而未果。对秋瑾墓，清政府恶其处在西子湖畔，扬言要予以平毁，就复迁柩还葬绍兴。嗣后，又由其子迁葬湖南。辛亥革命后，吴芝瑛等给中山先生写信，要求将秋瑾墓迁还西泠，于是秋瑾遗骸才从湖南再迁回杭州，正

式安葬于西泠桥畔，并在临湖处筑了一座秋社（秋瑾祠）和风雨亭，孙中山先生还题了一块“巾幗英雄”的匾额。解放前，秋社和风雨亭均废，现在矗立在西泠桥西面的那座风雨亭，是在一九五三年重建起来的。

陶成章、杨哲商、沈由智三烈士墓在秋瑾墓的西面，即今杭州饭店前面草坪上，这是三座并列的方形平顶的陵墓，四周有翠柏环绕。

陶成章，字焕卿，也是浙江绍兴人，是光复会的著名领袖之一，曾任光复会副会长。他早年曾留学日本，归国后，奔走于国内各地以及南洋一带，联络革命志士共谋光复中华。当徐锡麟在安庆密谋举义时，陶亦在浙东各县暗编光复军，以期同时起义，与徐互为呼应。后因徐锡麟事败，陶亦遭到清廷通缉，于是又转赴南洋，在华侨中继续进行革命活动。一九一一年，陶即旋返国内，其时杭州已经光复，他就又奔走各处，助浙江军攻取南京，不久因积劳成疾。此后，他在上海广慈医院就医时，于这年阴历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間，在医院里被人暗杀，时年仅三十五岁。

关于陶成章的被刺，据马叙伦的《陶成章之死》一文引章太炎的话，说是实为蒋介石所为。另据张篁溪的《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革命史》文中，则说刺客为陈其美所使。二说不知孰是。

陶成章死后，其柩厝于上海的绍兴会馆，后来才由浙江都督蒋尊簋迎归葬于西泠桥畔。

杨哲商和沈由智，也是与陶成章等一起从事反清的革命志士。他们在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中，都是功勋卓著的人。

西泠桥畔的这些英雄、义士、才女墓，可惜在过去都遭到

平毁。其中秋瑾和陶成章等烈士墓，则被迁往龙井附近的鸡笼山。一九八一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时候，秋瑾墓复被迁回西泠桥东堍。重建的秋瑾陵墓由墓座和雕像组成，以秋瑾像为主。雕像高二点五米，由汉白玉大理石制成。墓座高一点七米，用花岗石贴面。正面是孙中山先生手书的“巾帼英雄”题字；背面镶嵌着吴芝瑛撰写的“鉴湖女侠秋君墓表”原石。秋瑾的遗骸，就安放在墓座中间的墓穴内。

曾与秋瑾墓为邻的陶成章等烈士墓，也同时从鸡笼山迁往南天竺的演福寺旧址重建。

苏小小和武松墓虽然没有恢复，但人们每到这里游赏，仍常常提起他们。有关他们的传说故事，也在人们口头中流传，成为饶有兴味的湖山佳话。

西泠桥畔，虽然历来景色迷人，但在解放前，这一带的建筑却很颓落，桥畔道路坎坷，树木稀少，呈现出一派衰败的景象。解放后，西泠桥畔面貌大改，在原凤林寺等旧址上，先后兴建了杭州饭店、西泠宾馆等现代化建筑物，许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来杭州访问时，都在这里下榻。桥畔，增植了许多花木，新铺了如绒的草坪，满眼是杨柳依依，花红树绿。如今，西泠桥畔的风光是更加诱人了。